

永恒的生命

La Vida Eterna

[西]费尔南多·萨瓦特尔 著 于施洋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永恒的生命

La Vida Eterna

[西]费尔南多·萨瓦特尔 著 于施洋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8-38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恒的生命 / (西) 费尔南多·萨瓦特尔著; 于施洋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301-17740-2

I. ①永… II. ①萨… ②于… III. ①生命哲学—研究 IV. ①B0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72135 号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8 by Ariel and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Spanish language title: La Vida Eterna

© Fernando Savater, 2007

© Editorial Ariel, S.A., 2007

Av. Diagonal 662-664, 8034 Barcelona

ISBN 978-84-344-5309-8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由 Ariel 出版社授权给北京大学出版社在全球范围内出版发行。

书 名: 永恒的生命

著作责任者: [西] 费尔南多·萨瓦特尔 著 于施洋 译

责任编辑: 徐文宁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7740-2/B·092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2.5 印张 150 千字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误以为“信”	9
第二章 解析“永生”	29
第三章 上帝与哲学家面对面	51
第四章 基督教，后现代的神话	73
第五章 好的生活？永恒的生命？	83
第六章 预言家们的政治	93
第七章 从生命到精神	121
附 录	141
乱弹琴——关于神和社会的几支散曲	142
寻找真理	143
世俗主义五论	152
宗教与犯罪	155
我们的基督教之根	157
讲给孩子们听的“世俗性”	160

永恒的生命

世俗化教育——横截还是一刀切	165
宗教狂热无疆界	168
上帝的全球化	172
梵蒂冈的权力	175
我被老天掐了一下腰	177
帕里奥洛格斯	179
堂吉诃德与死亡	183
道 别	188
译后记	189

引 言

让人相信未来的是情感而非理性的论证。

——伯特兰·罗素^[1],《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

[1] 伯特兰·罗素 (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 英国哲学家、数学家、社会学家, 也是 20 世纪西方最著名、影响最大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是其 1927 年 3 月 6 日在巴特斯市镇大厅发表的演说辞。

十月里一个温暖的上午，我来到伦敦最怡人的角落，酝酿这本书的写作计划，那时我的脑子里还只有一个题目、一团模糊的道理、一种试图驱散我心中疑云的理想又游移不定的形式。我在红狮广场的小花园挑了张离入口最远的石凳，紧挨罗素的半身像坐下，右边不远处那座大楼里，以怀疑论和理性主义著称的南岸伦理学会^[2]曾展开无数激烈的辩论。我刚坐好，一群鸽子便围了过来，似乎认定此时此刻一个小老头坐在这里除了撒面包屑再没别的可干了。幻想的力量啊，信仰的托付，但这一次，希望在我这里落了空。于是它们成群结队喧闹着，转向一位刚在另一张长凳坐下看起来更可期待的女士拥过去。一只松鼠也跳了出来，不过显然对我没什么奢望，而是很有把握地、匆匆忙忙地，在哲学家平静的底座前做自己的小买卖。我很喜欢这尊罗素像，透着一股年轻的气色和调皮的神情。正是他的那本《宗教与科学》，为我青年时代朦胧的怀疑第一次作出理论表述和阐释；现在它被收在我书房里那些磨损最厉害的老书中间，和他的《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站在一起。但我也想过，即使没有那些论证，宗教信仰也不会在我心里扎根，许是个人性格问题吧。

就这样，我又回到了那个最初的问题——为什么会有人相信上帝、相信来生和超自然的东西？——并由此牵连出后面那许多页来，或多或少都是自己的收获和反刍。第一次发现这个问题已是四十多年前，那时我才十四岁上下，两三年后有一阵读罗素^[3]受到启发又重新考虑过；时光机器

[2] 南岸伦理学会(South Place Ethical Society)，最古老的言论自由场所之一，主要研究内容是伦理学基本原则。最初于1793年由一群学者组成，1824年在伦敦芬斯伯里区南岸建立一处礼拜堂作为学会场址并以此得名，后迁至布鲁姆斯伯里区的红狮广场。

[3] 原注：很显然我们在偏爱的书籍上有共同嗜好——我着手写这本书后不久，José Antonio Marina出版了《我为什么是基督徒》，这在后文还会提到。罗素这个书名启发的戏仿不在少数，如I. Warraq编选的《我为什么不是穆斯林》，纽约Prometheus出版社，1995年。

前进倒退，在这个春光般灿烂的伦敦秋日，旁边长凳上的邻居正熟练地喂着贪吃的鸽子，我竟又一次跟这个问题面对面。他们为什么会信？当然我是指那些聪明、真诚、不容我怀疑思维能力和价值的人，尤其是和我同时代、跟我分享 21 世纪物质和精神现实的人。我们熟悉很多信徒，但都是过去的人物：圣奥古斯丁、阿奎那、笛卡尔、牛顿、康德……这些大思想家有我做梦也不敢想的天赋，却都相信一些根本不可查证的东西，是时代的文化氛围过于宗教气吗（后面几位所处的环境似乎已经没有那么苛刻），还是他们刻意将思想成果化入时代语言，因为无论当年还是现在都没有人能够完全跳出平台的限制到达未知的层面……但是走过 20 世纪进入 21 世纪，在达尔文、尼采和弗洛伊德出现之后，在科学技术辉煌发展了 150 年后，目前，今天，还有人相信永恒正义、在时空中无限存在的天父、相信死者能复活、生命能永恒？阿门，人们都这么说，看起来也确实如此。1916 年，这个公认发现发明最为密集的世纪之初，在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学家中间进行了一份调查，核心问题是：“你相信上帝吗？”40% 的参与者作出了肯定回答。1996 年，两位美国学者，佐治亚大学的历史学家爱德华·拉森和马里兰大学的拉里·威廉斯，再次进行了同样的调查，历时一年，结果同之前惊人的相似：40% 的信徒，45% 的无神论者，还有 15% 的不可知论者，相当于其他问卷中的“不确定则不予回答”^[4]。显而易见，在现代科学获得重大胜利的世纪之末，科学家们自己仍然保持着 80 年前及无数发明前相同程度的“宗教性”。

不止是科学界。在动荡的政坛，情况更加令人不安。15 年前，吉尔·凯

[4] 原注：我援引的这个案例摘自 Humberto Veronesi 为《世俗的理由》（*La ragioni dei laici*）一书所写的文章《科学与世俗主义》（*Scienza e laicismo*），罗马 Laterza 出版社，2005 年。

柏^[5]《上帝的复仇》问世,发出“宗教极端分子将要卷土重来,加入全世界政治、社会变革的战团”的警告,一时引起争议甚至被视为挑衅。但到今天,伊斯兰教首领们高呼圣战,美国政府神学保守主义势力上升,基地组织发动恐怖袭击,阿富汗战乱频仍,伊拉克硝烟又起,中东各一神教之间冲突不断升级,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影响下天主教复兴,西班牙反对同性婚姻和世俗学校抗议游行,丹麦杂志上讽刺穆罕默德的漫画引发国际危机……放眼四望,不胜枚举,似乎凯柏的预言已经成真,甚至好多提前发生。这一点在西班牙语版《外交政策》^[6]第16期(2006年8—9月刊)上得到了呼应:封面大标题“上帝回归政治”,配以专题《为何上帝在渐渐胜出》。也许“胜利”还言之过早,但是上帝,包括其他神及其信众,确实正在对各种形式和领域的理性主义发起冲击并不断得手。宗教仍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时还是极富攻击性地存在着,也许不比从前更甚,但也绝对不比过去式微。关键是:为什么?

多么天真的问题,似乎每一个从“外面”接近宗教的人都会遭遇这样的困惑。是什么原因让这么多人都对无从证明不可见的东西深信不疑?首先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的是那些所谓“后现代”思想家,他们声称:发生决定性变化的是信仰的本质。“真理”成为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再不容置疑;从前极力强调的“现实”现在取决于事件所处的文化传统和解读方式。相对来看,每个人都在“创造他相信的东西”(就像乌纳穆诺当年从另一个角度写的那样),所以试图验证信仰的内容跟企图驳斥它们一样老套。相信电能核能同相信圣母玛利亚完全是两回事,它们在信仰上分属于不同的领域,也要求不同的基础:前者取自经验及理性分析,后者产生于情感或

[5] 吉尔·凯柏(Gilles Kepel),法国伊斯兰教研究学者。

[6] 《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美国的一本权威杂志。

感性偏好。对这样的解释我持保留意见。当然，我明白“真理”这个词有多重语义（我在《选择的价值》一书中的“选择真理”一章也分析过），但我不认为从这个方向能找到出路。首先，我不同意说“真理”与现实之间缺乏直接和稳定的关联：我们对独立存在的物质的感知和概念化可以揭示某些基本真理，这样的真理与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在进化过程中，我们的感官也得到了发展，这种感知力并不只具有文化功用、“发明”代替性的现实，而主要是以最大的努力去准确地捕捉、感觉现有的存在。如果我没估计错，大部分信徒都不会把自己的信仰当做“浩瀚宇宙，万象人生”（任何心智正常的人都能认可的情绪吧）的诗意和隐喻表达，正相反，宗教是对我们“所是”和“所能期待”的实际、有效的解释。当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病榻上对身边的医生说“请放手让我回到天父的家”，与其说他在请求平静地死去，我更愿意想成是在表达信念——越过死亡，在另一个同样真实甚至比垂死的痛苦更加美好的维度，还可以恢复自我意识。所以，相信上帝和其他超自然力的人对世界有他们“真实”的观感：上帝是“某人”、能行“某事”，并不仅仅是人出于自身痛苦而呼告的传统和虚空形式。

因此，即使我们不能分享，也应当尊重别人对上帝和来世的信仰，而且不是将其看做历史的残像，而是视为自人类文明（无论哪种文明）之根延续至今一种稳定、可靠的存在。这本书的首要问题便是从人类学、心理学及本体论角度解释这种信仰，同时对宗教信仰和它生成的社会、心理机制进行结构性探索。宗教有什么真实性的保证、如何证明？一些犬儒的心态认为其唯一作用就是安抚人民的愤怒与不安，例如马克思那句著名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被众多革命者义愤填膺地反复引用，可是，对它举重若轻的态度无论在过去的大哲人或者当下的保守者（伏尔泰大概可以算作前者的典型，后者则由当今宗教保守分子主打）中都不算少数，虽然他

们出于慎重不会说出来，但都认同宗教独一无二的“麻醉性”对社会具有重要作用。除了社会学功用，神学家们还将其视为道德价值体系的理想基础（虽然教会作为其组织者有时把仪式置于公平和自由之上），同时也是团结一个集体最好的“精神黏合剂”（虽然在现今这些多元化多民族的民主国家里，更多是充当了矛盾和冲突的催化剂），所以常常能听到谨慎的劝告（或许也带点挖苦意味？），宣扬传统信仰的改良版本，鼓励用慈善教义来力挽社会解体和“价值危机”的狂澜。后面我会聊到这些复杂的问题。

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方面特别吸引我：宗教关注的宇宙、生命的意义、死亡、自由、道德观等，同样也是哲学思考的传统命题。例如法国哲学家吕克·费希^[7]提出：“对于‘什么是哲学’这个程式般的问题，我只想说：哲学是用非宗教甚至反宗教的方式处理宗教问题的一种努力”，并进一步表明立场：“在接近和解答这些问题时，哲学更像是跟宗教态度的决裂，这容易让人忽略两者之间的延续性，也许还是相当关键的关联：哲学的疑惑和反思只有在宗教的氛围中才能形成。”^[8] 马克西姆·加奇亚里在一次报纸采访中也说，虽然他不是信徒（“我不相信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里反复叮嘱的那些宗教行为……我不相信逻各斯有了肉身，或者一尊受难像便是上帝，我不相信这些”），但他最讨厌的就是无神论者，因为他们活着而不承认有神存在：“我不想看到他们这样，因为我无法停止在脑海里勾画某种终极力量，也就是信徒及玄学、哲学、神学传统里的最高神。海德格尔说过，‘无神论者是不思考的人’，他们可能本身挺聪明，就是不追

[7] 吕克·费希 (Luc Ferry)，法国哲学家，尤其主张世俗人文主义，“圣西蒙基金会”智囊团成员，2002—2004 年任法国教育部长。

[8] 原注：《怎样才是实现了自我的人生？》（¿Qué es una vida realizada?），巴塞罗那 Paidós 出版社，2003 年，第 169—170 页。

究原因，我们要问，而且要打破沙锅问到底。”^[9]当然我并不支持加奇亚里对无神论者发这么大火，毕竟他们中也有人同样在探索那个终极力量，尽管没有命名为“上帝”而是借助哲学传统中的其他概念比如“道”，手边就有好些哲学家的例子，像马塞尔·龚舍^[10]（说到这里还可以举出海德格尔，他也不把“上帝”作为终极而是看重“存在”）；不过加奇亚里追问“终极”的观点对我这本书是有启发的，它指出了哲学思辨和宗教学说间的联系。我可不是要在这里证明、尤其是事后聪明式的反驳说我这个小小的无神论者并没有回避“终极”的大问题，但我确实相信“何为终极”和“为何终极”的命题如果能走出神学的桎梏必将赢得巨大的胜利。也许——上帝保佑——这也可以作为本书的另一个中心议题。

哲学家，尤其是好的哲学家，无疑是要用世俗方式回答摆在教士和神学家面前的同样问题，但他们切入的角度是非指导性的，无法用任何回答来给我们解疑、拓展、送到下一个问题（像科学那样），也不教我们如何“处理”现实问题，而是引导思考“我是谁”及“做自己意味着什么”。科学的答案可以打发旧问题、引起新问题，哲学和神学的答案却是把该问题开掘、深化，也许可以用新的、更复杂的方式重新组织，但却永远无法完全消解；换句话说，哲学和神学的解答只能帮助我们与问题共存，平息我们面对问题时的焦躁不安。当然这要求神学和哲学不流于“教条化”（教会和平庸的学者就落入了圈套），对待非科学问题时不要像对自然科学那样进行“取消性”的回答。总之，科学可以进步，哲学和神学却——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应该满足于“不断深化”。但是，哲学除外，科学和宗教有一个共同点：应许了种种结果、工具来摆脱痛苦（痛苦只能怪非要追问大自然的

[9] 原注：该采访刊于《国家报》，2005年10月30日。

[10] 马塞尔·龚舍（Marcel Conche），法国哲学家，著作二十余本，如翻译、评注本的《道德经》将几乎同时代的老子和赫拉克利特进行比较。

秘密和对上帝的信仰)，哲学则只能让人更镇静地承认对“绝对”的绝对无法完全掌握。自然科学和宗教以它们各自的方式处理事物，相比之下，哲学最多不过抚慰我们想不惜一切代价排除问题的痴心，哪怕问题很可能是无解的。所以罗素才说：哲学家总是不遗余力地把自己放进一个尴尬的精神领域，想把科学的坚实土地跟宗教的神秘天空分开。

这些问题都得谈，我这会儿懒懒地想着——在红狮广场，眼见连慢半拍的鸽子都已经满足地跳开了（松鼠还在忙它自己的，一边计算、一边怀疑）——再补充一些相关的东西。在这本书里，我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期待读者的参与，希望你们用好奇心和敏锐度填补提出问题者的缺陷；这需要你们怀疑、试探，而不是放弃独立思考、一味信赖听从。如果……曾经有人问过罗素：如果有一天你死了、在你一直否定的绝对“存在”面前醒来，你会怎么办？罗素回答：“那我会说：上帝呀，你给我们的提示还不够多。”（不久之前，即将年满百岁的小说家阿亚拉也被同样的问题刁难，他的反应是：“我会礼貌地跟他握手，这是我们的教养，但坦白说我心里一定会很惊奇。”）大家都来想象一下这一刻——就是说，得到了永生——我们的所作所为能给永恒再增加点什么东西吗？难。所以不如趁时间还有意义，来说点什么吧。正文之后是我的两篇演讲和一些文章（大都登在《国家报》上），它们发表在本书撰写之前，但因为零零散散地涉及此处的主题，所以就作为附录加上了，其中举例和论证有重合还请见谅。

我的朋友兼编辑何塞·路易斯·卡斯蒂耶何说《生命的问题》里缺了“上帝的问题”，我想他现在应该满意了。玛丽亚·鲁伊兹“监工”读了几章草稿，批评了我对严肃问题的轻浮对待。艾利森达·荣利伯特准时寄来她社里出版过可能会对我有所帮助的作品，虽然这本书最后交给了另一家跟他们竞争的出版社。在此向大家一并谢过。

第一章

误以为“信”

要在人类的头脑中实现笛卡尔的绝对怀疑跟在自然中取得真空一样难，这个过程就像抽气机，需要特定的条件，因为不管什么人，心里总有些相信的东西。

——巴尔扎克《一桩神秘事件》

在漫长的等待和仅有的几句无法叫人满意的解释之后，这趟法航班机终于从戴高乐机场升空了。我本打算像往常一样在半空中昏睡、以为自己躺在床上只是梦到坐飞机，可是不行，座位左边，隔着一条小走廊，一道空中间歇喷泉就神学问题高谈阔论：他可以提出和解决我们艰难生活的所有困惑，他有警世恒言可以启发困顿嗔痴，他有第三只眼永远不会闭合，他能听到唤醒意识或者让人睡不着的“来自那边的声音”……天啊，真是烦死人了。

说话者岁数跟我差不多——这种人的危险我最清楚不过——找准了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士，她长得中规中矩，努力显出专心听的样子（她的降落伞还在座位下面）。那人轻车熟路一套，让我立刻看清他从前或者现在的教士面目：在着重强调和略显大胆的言辞上干咳两下、轻笑几声（似乎知道他宣称那些东西有点离经叛道，但一定能得到他听众的谅解），从不放弃任何斩钉截铁的机会，但又让对方保持对“神神叨叨”最大的包容。“说”与“不可言说”，多完美的组合。他“非常清楚自己知道的东西，更清楚别人不完全知道的东西”，好个老鸟！他转播的内容（我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他的电台腔）是折中主义，宗教杂合、网络传媒时代最常见的论调，加点印度教的宇宙观，加点先验心理学（“大脑把所有的都记录下来了，一生所有的，到最后，啪，胶片全部反转过来”），还有一招天使解剖学（“身体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但不要忘记那只是一具躯壳”）。之后，他盯着身边美妙的躯壳魅惑地叹口气：“接下来我们选哪一副壳呢？”他还有好些异端的言论：“从前和现在的教皇都没见过上帝，所以说他是个白胡子老头，呵呵，像爷爷一样；其实把他想象成一个十六七岁的大男生才更准确，又帅又任性。”这家伙，还追求“准确”呢。接着他风格一变，拿出上课的劲

头，描述起印度教天神的等级和职能：玛尼是力量之神^[1]，帕瓦蒂^[2]是最高意志（他总是把“最”说成“坠”），身体在这里，意志在那里……最后他总结道（不是他发条走到底，实在因为飞机要降落了）：“没有什么是有物质的。大家都没悟到，全部、所有、一切都不是物质的。”砰，我们着陆了。哦，我们的飞行员实在是太好了。

其实我犯不着对个骗子大动肝火，这种人在哪儿都是一抓一大把，可是一听他们拿超自然这些东西出来招摇就让我感觉像是自己被扇了耳光。比如这位高空传教士，最让人受不了的是他不容撼动的肯定语气，还不时玩点小讽刺，说什么“有些人真可怜，以为自己知道，其实两眼一抹黑，这就是个观察角度的问题……！”再资深的科学家也不会这样对不可查证的事情妄加评论吧，要是真正和慎重的“资深”，连可查证的也不会把话说死……大物理学家费曼^[3]曾这样说道：“没有谜团笼罩的便算不得真理。”遇到这个空中骗子把所有物质当做不存在、精心描绘物质的“他者”，喉咙里就有一堆问题忍不住要往外爬：“那您知道这些是见了什么鬼哪尊神呢？谁跟您说的？有什么证据、怎么证明呢？……”

我的气愤可能源于对谎言的厌恶，而且强烈得已经有些不合时宜。当然我不能改变人在这点上的积习，而且我自己也不能完全免俗。“人类撒谎就像呼吸一样自然，说假话是为了掩饰我们的不安、让别人宽心也让自己好过一点，为了叫别人喜欢我们、保护孩子、躲避危险，为了掩盖我们做的坏事或者只是为了消遣。谎言是真正全球化的：全世界的人都熟练地

[1] “玛尼”原文作 Mani，应取自佛教六字真言（英语写作 OM MANI PADME HUM），可见教士在胡诌。

[2] 帕瓦蒂 (Parvati) 是印度教神话中大神湿婆之妻，喜马拉雅雪山女神。

[3] 费曼 (Richard Feynman, 1918—1988)，美国物理学家，1965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掌握它。”^[4] 谎言让我不光反感而且恐惧，这一点跟《黑暗的心》^[5] 里主人公马洛的观点非常一致（我在其他地方也提到过，参见附录里的《寻找真理》）。但我的反对还不像康德那样极端和一概而论，他认为撒谎是一个人（如果他还有道德标准的话）能对自己犯下的最大的亵渎，是的，对自己而非他人，因为骗子把他的躯体仅仅当做一个工具（一台发声的机器），而不是照其本心传递感受和看法。康德眼里容不得任何谎言，这我觉得有点过了，虽然我必须违心地表示一下赞同。温和一点看，并不是所有的谎言都一样恶劣，人只有在特定的时候才会真正撒谎——哦，请原谅我的矛盾——当某一环境下别人有权期望知道真相而我们拒绝提供，比如我不认为克林顿总统应当被要求向所有美国公民澄清他的私生活，他的行为是成年人的、可以理解的，一旦像宗教审判一样被盘问，他对审判官和长舌妇表现出试图掩盖的第一反应完全正常。他对选民的真诚在公共事务而非家长里短上，或许对希拉里应该有担当，但这关国会什么事。

在所有的谎言中，最让我气闷的莫过于对自然进程和历史事件的歪曲。说是教育工作者的职业病，但利用别人求知的欲望（最高尚最人性的欲望之一）来灌输谬论，难道不是对人心险恶的冒犯？在大部分问题上，相对的无知和疑惑都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欺骗的根源只可能是虚荣或坏心眼。这里要注意，多数不懂装懂的人并不是有意要诈，只不过喜欢信口开河，或者说谎言存在于他们自信的态度而非传播的内容：话多不等于行骗，这一点我的法航乘友倒是符合，其他人包括政客、各路预测专家、神学家和——啊，对了，还有我们哲学家！

[4] 原注：引自 Michael P. Lynch,《“真”的重要性》(*La importancia de la verdad*), 由 Pablo Hermida Lazaño 译为西班牙语, Paidós 出版社, 2005 年, 第 181 页。

[5] 《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 为约瑟夫·康拉德发表于 1902 年的短篇故事集, 描述了作者在比利时殖民统治下的刚果生活六个月的所见所闻。